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

馬 渾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為汝州郟城人父李龍舉
孫吳侗儻善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燧姿度魁傑長六
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

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安祿山
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
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珪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
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
會顏杲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
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
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
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

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為
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
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因進說曰屬與
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
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佻勇不義將必
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懷恩與太原將謀舉其城辛雲
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
說嵩嵩告絕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累進至

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弗及耕燧務勤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厚為禮瘞暴酷止煩苛是秋稻生於境人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大歷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為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

帝務息人即授以汴宋節度留後靈耀不拜引魏博田承嗣為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幟以犯王師忠臣之兵潰而西燧軍頓滎澤鄭人震駭忠臣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敗賊於西梁固靈耀以銳卒八千號餓狼軍燧獨戰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田悅帥衆二萬助靈耀破永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為奇兵擊之悅單

騎遁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既而水不為害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

以肆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檢校兵部尚書封
幽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
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
内外援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仵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
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鄴口
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
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
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

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徇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

館穀三十萬斛邢園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
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
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
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裒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
軍具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芑以
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
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
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

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千人尸相

駘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
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
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
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
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悅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洺州王光
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璘李瑤衛還淄青殘兵璘等亦
降魏導御溝貫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悅遣許士則侯

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滔武俊聯兵五萬傅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于鬪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亦屈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為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

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洹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
燧營李芄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
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
逗遛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
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
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
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
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於燧以示協一然

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子璧中渭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為東隍省守陴萬人又醜汾環城樹以固隄詔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敬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鐫諭皆以州降因

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康日知不支將
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日知為晉慈隰
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日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
功者踵以為利帝嘉許藉府庫兵仗以授日知日知大
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於絳略定諸縣降其將馮
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
遣李自良定六縣降其將辛旆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
令掠士女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

萬級獲馬五百于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踴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

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
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
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眾降燧以
數騎入其城眾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以
為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
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
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
眾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同等它脅附悉

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
官還太原帝賜宸宸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
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
鹽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春畜產死糧乏詔燧為綏
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
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熱甘辭請于燧且
重幣申勤勤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
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

涼虜劫城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
草未生吾馬飢公若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弇
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
而已與李晟皆圖象凌煙閣後病足不任謁九年十月
自力朝廷英詔母拜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與太尉
晟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仆帝親掖之
詔左右扶去送至陞燧頓首泣謝固乞骸讓侍中不許
卒年七十贈太傅諡曰莊武子彙暢

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暢留京師
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為盜暢
客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為事且危暢是具言遣奴
諫燧班師燧怒執奴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
貸不問但誅其客勅炫賜暢杖三十然亦罷括商人令
燧沒後以貲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為豪幸年
侵又彙妻訟析產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
產至順宗時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去以至

困窮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
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為戒有
司諡曰縱子繼祖生四歲以門功為太子舍人五遷至
殿中少監

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
中李光弼鎮太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焉刑
部郎中田神功帥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
以清白顯燧為司徒授刑部侍郎辭疾以兵部尚書致

仕卒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為臯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遷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

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會釋之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隸朔

方軍城屯宜祿大厯七年吐蕃盜塞深入城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璘引衆据險設槍壘自營遣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璘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虜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虜奈何璘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璘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盛秋領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懷安城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回紇

侵太原破鮑防軍拜城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
諸軍犄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為
太尉德宗析所部為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振武
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
幾崔寧領朔方故名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
烈詐為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
幣普王為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城為中軍都虞候帝
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

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
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
雨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
惴或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城相泣泚方據乾陵下
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
斥天子以為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
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為鄣
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

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
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
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嗚咽
帝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
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
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
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堰去被血而戰愈厲
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

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戶乘輿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

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
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
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
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
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將相
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
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還屯河中
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闕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

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瑊為會盟使為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虜罷還河中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羣臣奉慰延英贈太師諡曰忠武喪車至自鎮帝復廢朝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

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
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
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域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
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
賢之本名曰進稍顯改焉五子鎬鑢為達官

鎬謙謹喜交士大夫歷鄧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
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震擾不安李絳建言宜選才職
稱者為刺史乃任鎬延州會討王承宗而義武節度使

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將家可用乃遷檢校右散騎常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俄代迪簡為使治兵頗有法然短於計略不持重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廬蓄屠鄉聚鎬軍遂搖亦會中人督戰乃出薄賊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之時師飢凍聞鎬方罷遂亂劫鎬之家至裸辱楚聞馳入城乃定令軍中歛所剽歸鎬以兵衛出之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

華奏收鎬供軍金幣十餘萬乃復貶循州卒贈工部尚書

鑑以蔭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贓七百萬文宗以勲臣子貶袁州司馬還為袁王傅至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鑑匿賈餗為百騎所捕苦辨乃免然家為兵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遷殿中宰相以珷之裔擬刺史帝曰是豈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鑑嘗治郡有績從之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不感慨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瑊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瑊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考證

渾瑊傳父釋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回鶻傳為僕固

懷恩所殺沈炳震以回鶻傳誤

臣酉

按回鶻傳云知

朔方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為歸鎮釋之曰是必衆
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渠可不納釋之信
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其敘次
歷歷似不宜誤然舊書傳亦云與吐蕃戰沒于靈武
蓋傳聞異詞故新書兩收之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八十一

楊戴陽二李韓杜邢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興行間以先鋒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多加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

難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咸陽賜實封百五十戶懷光
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
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賓為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
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賓告行在德宗勞問授魚御史中
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
懷光繫之及諸軍圍河中游瓌營長春宮而懷賓戰甚
力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為游瓌都虞候父子皆開府賓
客御史中丞軍中以為榮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

而御士寬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紿衆曰予來賀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紿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第取首惡者衆所謹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以希朝為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鹽州發卒護境朝晟屯木波堡會獻甫卒有詔代為邠寧節度使朝

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
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
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
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
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萊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
也若發大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
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
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為渾淵士飲仰足圖其事

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
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十七年卒于屯
戴休顏字休顏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膽不常郭子儀引
為大將諭平党項羌以安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
進封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
刺史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德宗嘉之賜
實戶二百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帝進狩
梁洋留守奉天李懷光屯咸陽使人誘之休顏斬其使

勒兵自守懷光貽駭自涇陽夜走遷檢校工部尚書奉
天行營節度使合渾瑊兵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追至
中渭橋京師平又與瑊率兵趨岐陽邀泚殘黨加檢校
尚書右僕射進戶四百從乘輿至京師賜女樂甲第拜
左龍武軍卒贈揚州大都督弟休璿歷開府儀同三司
封東陽郡王休晏歷輔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
略稱

陽惠元平州人以趨勇奮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

浮海入青州詔以兵隸神策為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
宗初立稍繩諸節度跋扈者於是李正己屯曹州田悅
增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
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
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
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罍
不發帝咨歎不已璽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
悅戰御河奪三橋惠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

自河朔赴難解奉天圍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
詔惠元與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鄜坊節度使李建徽
及懷光聯營便橋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翰林學
士陸贄諫帝曰四將接壘晟等兵寡位下為懷光所易
勢不兩完晟既慮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徽孤立宜因
晟行合兩軍皆往以備賊為解趣裝進道則懷光計無
所施帝不從使神策將李昇往伺還奏懷光反明甚是
夕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懷光遣將冉宗馳騎追及

於好時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背袒裼戰而死二子晟
暉匿井中皆及害建徽獨免詔贈惠元尚書左僕射晟
殿中監暉邠州刺史

少子旻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八創墮別井或救得免歷
邢州刺史盧從史既縛潞軍潰有驍卒五千從史嘗以
子視者奔于旻旻閉城不內衆皆哭曰奴失帥今公有
完城又度支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為表天子求旌節旻
開諭禍福遣之衆感悟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

王師討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薄申州
拔外郭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反授本
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為一
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為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
名元光美須髯鷙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
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
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至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

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卒裹屬為鎧剡蒿為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攻輒卻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賊兵不能踰渭南未幾遷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先是詔發幽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漘西元諒先奮鏖賊敗之

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為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既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

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城亦為請燧赦之帝以專殺
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
城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為援元諒曰潘
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
屯城以違詔不聽城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
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
俄而虜刼盟城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
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

遣車重先而與瑛振旅徐還時以為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微元諒觀二人瑛且不免帝嘉歎賜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及名更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圯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培高浚淵身執苦與士平均櫛翳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偵為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贈司空謚曰莊威

李觀其先自趙郡徙洛陽故為洛陽人少沈厚寡言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遣佐坊州刺史吳佃為防遏使以親喪解吐蕃內寇代宗幸陝觀隱蓋屋率鄉里子姓千人守黑水虜不敢侵嶺南節度使楊慎微奏為偏將徐浩李勉代節度常倚以軍政數捕平劇賊遷大將試殿中監召為右龍武將軍涇師叛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扈德宗奉天詔盡察諸軍整飭誰邏增募五千人輦糒謹堅士氣益振賜封戶二百授二子八品官

從至梁州帝還詔總後軍擢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在屯四年訓部伍儲藏饒行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是年觀入朝前一日就道虜至期出精騎徂擊不及去以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為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偽降於朔方出塞門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辛京杲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

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
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
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踰我
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
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而
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彊卒安得夾攻吾斗
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
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

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瓌惟明賈隱林處之李懷光叛誘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怙以為

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瓌

使子從帝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
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
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曰
懷光自蹈禍機公今可取富貴無共汚不義也我願以
麾下為公先驅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
等昕欲殺游瓌戒左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
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時懷光子玫在邠
游瓌衛出之曰殺之祇以怒敵至必遽不如捨之玫至

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拜邠
寧節度使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休顏分扼京西要
險李晟入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游瓌使諭
涇將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僕
射實封戶四百帝至自興元游瓌及瑊休顏從而李晟
尚可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瑊等皆第一游瓌還屯邠
寧懷光寇同州瑊元諒敗於乾坑詔游瓌率兵并力敗
賊衆五千于屯遂會瑊馬燧圍蒲城師次焦籬堡守將

尉珪降懷光見勢單蹙乃縊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
邠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游瓌策曰賊行無人
地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
數百級取馬五千遼明虜以兵尾擊游瓌羅幟自衛輦
鼓四發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彥光約與之
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瓌請收鹽州以斷戎
人走集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
元諒韓全義率師一萬會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

盟以歸侵地馬燧為之請詔問游瓌答曰西戎弱則請盟彊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瓌以軍屯洛口盟之日游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即有變急趨栢泉以分虜勢賊被劫馳以免虜見兵出即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瓌方壁長武即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為戎不可易答曰賊攻豐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會子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

人李廣弘謀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息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瓌盛言城豐義以遇虜侵帝悅趣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故齎送殊薄既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瓌畏其偏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入宿衛游瓌遣兵築豐義纔二板而潰寧卒數百大掠游瓌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亂委軍輕出還京師拜右龍

武統軍卒謚曰襄廣弘者自言宗室子始為浮屠妄曰
我嘗見岳瀆神當作天子可復冠男子董昌舍廣弘於
資敬寺召相工唐郭視之教郭告人曰廣弘且大貴乃
誘欽緒神策將魏循李儋越州參軍事劉昉等作亂昉
家數具酒大會廣弘所陰相署置又妄曰神戒我十月
十日趣舉約欽緒夜擊鼓譟凌霄門焚飛龍廐循等以
神策兵迎廣弘事捷大剽三日循儋上變乃禽廣弘及
支黨鞠仗內付三司訊實皆殊死廣弘臨刑色自如由

是禁人不得入觀祠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方
節度使軍令整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希全與鄜坊節
度使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引兵
赴難次漠谷為賊邀擊乘高縱石下之彊弩雜發德宗
使援之不克還保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
豐夏節度使封餘姚郡王將即屯獻體要八章砭切政
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尋兼夏綏銀節度都統建言

鹽州據要會為塞保鄣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於是靈武勢縣廊坊單逼為邊深患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及朔方邠寧銀夏廊坊振武及神策行營諸節度合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又勅涇原劍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撓其力使不得犯塞執築凡六千人閱二旬畢由是虜憚不輕入希全居河西久頗越法橫肆帝數容掩其短豐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上疑逼已遂排劾之帝為斥以答其意素苦風眩稍劇益忌忍遂誣殺判官李起

吏下累息卒贈司空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薊平盧軍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安祿山反從侯希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為兗鄆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時防盛秋吐蕃犯京師代宗出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李晟從馬燧討田悅以君牙為都將在武安襄國間凡五戰斬馘功最德宗出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赴難徙屯渭橋軍中便宜惟君牙得豫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

朝代為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
歲犯邊君牙劭耕講戰以為備戎不得侵又城隴州平
戎川號永信城卒官贈司空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
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槌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
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
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為上客留月餘
以五百緡為謝其屈已好士類此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考證

韓游瓌傳進邠寧節度留後。舊書作邠寧節度使

臣

酉

按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時詔拜邠寧節度使
此處自應是節度留後舊書誤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八十二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
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
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

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

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
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
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
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
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聽其言遷
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
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
出贊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

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
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
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
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据蔡許富全之地而
益以鄧襄虜獲之寶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
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
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
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

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芄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
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
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
乘虛而先帝莫與為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
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
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
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
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

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芄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祭權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

本整禁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効從狩奉天
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
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
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
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
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
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
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

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
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
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
乃議蹙限而加歛焉加歛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
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
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
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
下悲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按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

夫私牧者元勲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闕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

由是叛亂繼產忿讎竝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
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
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
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
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
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
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

信也履信思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
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
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
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
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
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
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
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

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
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
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
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
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儉倭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
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
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
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

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憮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母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

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
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
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
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
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

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結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
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
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
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
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
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
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

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
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
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
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
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
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
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多言無驗不
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

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
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
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
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
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
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
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
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

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大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耻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

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
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
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
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
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
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
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况疏
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

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
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慙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
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
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
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
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
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
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

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
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
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豪付贄使商討其
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
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
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
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
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
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
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
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
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
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
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

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
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
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
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
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
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
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今後
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

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李懷
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
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
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
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
語及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藉晟贄即美其彊雄使不
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
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

足支賊俾為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
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
為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
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
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
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
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
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

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

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

軀命乃同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挟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

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

之忙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

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
猶遣使諭城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
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
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
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
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取惟
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
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

為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為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

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羣趣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

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
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
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
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
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
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
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
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淆偽冒蒙真吏緣以為姦廢

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
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杞吏姦天下便之當
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
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
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
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搆亂肅
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
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

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可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

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
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
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為居討獵為生便
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
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
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
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
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

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脩封疆守要害蹊塹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

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

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徇衆情死
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
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
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
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
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
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
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

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
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
戍邊陲邀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
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
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隣晝則荷戈以
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
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
關東百物阜殷士怙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

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
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又
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
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
則乘其危橈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
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
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
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

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焚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輓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

節者抵諫於衆債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
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
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
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
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
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
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
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

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歛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熱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

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虍衆失為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汙朔方則分朔方為三節度其鎮

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
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闕白用兵是謂從
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
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
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
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
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
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稟止於當身又為家室

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解於服勞然衣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縣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徧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

兵藉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
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
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
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
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為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
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
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
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

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
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
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留息況千
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
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城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
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
嗇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
礙敗者減百為一獲者行百為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

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
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
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
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
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
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
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
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

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
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
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
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隄靈夏凡節
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
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
遘東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
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

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
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
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
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
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
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為刺史諭旨慰勞韋臯數上表
請贄代領劔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
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

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
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
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
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
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
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
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
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

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
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
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
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
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慤到
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皇它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
書地苦瘴癘祗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
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
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曰罷翰林以為與
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
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
千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
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陸贄傳以水草為居討獵為生○討字疑射字之誤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至
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錄監生臣吳銓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宋 端

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三

韋 張嚴韓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勲力周隋間臯
始仕為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鑑節度
鳳翔署營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

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
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
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為帥將
劫以臣泚別將翟曄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衆出
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天子使
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
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偽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既
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

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
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
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伏甲左右廡
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臯鳳翔節度使
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
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兄平及弇繼
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
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

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為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貞元
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
其盜塞必以蠻為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
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
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
臯上言禮讓行于殊俗則怫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
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
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

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
臧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
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
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
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
倚閭羅鳳西結吐蕃徂勢彊弱為患臯能綏服之故戰
有功詔以那時為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
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

蘇崧名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劔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

遠吐霸八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復雋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寵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

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
撓虜臯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
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略棲雞老翁城高倜王
英俊繇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城守
至道黎雋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逋租
偏松城王有道涉大渡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
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
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

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
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
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
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
等干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
領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
遁去臯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
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伾之姦且勸進會

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拊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

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
繇是議息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蜀
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臯焉始臯務私
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
象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鑱其文尊諱之兄聿弟平
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
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為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
臯子行式娶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沒掖

庭有司并按聿或以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平與臯斬朱泚使者間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臯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為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開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

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
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為
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
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既病遺令無
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謚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遷累御史中
丞度支副使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徼旌節憲宗以給
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

工部尚書劔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驚蹇吐不
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
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
帝始重征討而宰相杜黃裳勸帝且言闢妄書生耳可
鼓而俘也薦高崇文李元弈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
嚴礪李康犄角之詔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
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至
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酈定進禽之文若先殺其

族縋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闕京師尚冀不死食
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迎之係其首曳而入驚
曰何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詔詰反狀闕曰臣不敢
反五院子弟為惡不能制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伏
罪獻廟社徇于市斬于城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
與部將崔綱以次誅始闕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
其口闕即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而
皆夷族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少任俠安祿山反使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桀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進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言禍福一日降數

千人縱還田里由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令孤彰節度滑亳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往見轉運使劉晏晏奏試大理評事使筦漕務歲餘罷時馬燧為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為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

者杞倉卒不暇取它吏即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即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偽赦二畀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偽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圍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

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
建封皆沮衄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員官貞元四
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
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
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埽橋為江淮計口今徐州
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為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
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
帥又賢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為雄鎮久之檢

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
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
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
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
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閭閻所奉及腳傭至有重荷趨
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官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
它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
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

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文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
為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
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河
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
為姦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
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
聞元已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
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勲寵卓越未

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為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子愔始以蔭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

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為援舉軍怒
奔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
愔為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
亂泗州刺史張仵以兵攻埧橋與徐軍遇仵大敗帝未
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仵為
泗州留後杜兼為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
和初以疾求代召為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
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卒愔治徐

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數出貲助邊得為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恒王府司馬委以軍府衆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為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節度府又表為鳳州刺史母喪解起為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中劍南黜陟使韋棨狀震治行為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鄖國公治

鳳十四年號稱清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
泚反遣腹心穆廷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即斬以聞是時
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
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整屋有反
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
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
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為未知其
謀以數百騎逐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

外士寒爭附火勛從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所勛傷首左右扞刀得免遂仆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即軍中士皆擐甲矣勛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用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於震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勛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既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免尋加檢校戶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戶

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為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
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為聲援今
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
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為食雖
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
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
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為
興元府即用震為尹加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謚曰忠穆
從孫謨與宰相楊收善咸通中繇桂管觀察使擢為江
西節度使改號鎮南軍時南蠻內寇詔謨募士三萬備
之或言謨廣補卒擅納縑廩及收得罪韋保衡以謨素
善收賕賄狼藉遣使按覆詔賜死

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
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為宋州南城將事劉
全諒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

以弘才武共立為留後請監軍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環死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自表於衆即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敗之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錡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矣兵

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鐔等詒書宰相恥為鐔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鐔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陰為逗撓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紮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冊拜司徒中書

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崩攝冢宰俄出
為河中節度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
八贈太尉諡曰隱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
它錦綵三萬而汴之庫廢錢尚百餘緡絹亦百餘萬馬
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弘為人莊重寡言罪殺
人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沉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皆
憚之詔使至或驚侮不為禮齊蔡平勢屈而後請覲然
天子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

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簿為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為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恭

充本名璠少亦依舅家李元為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賓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

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為託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弘峻法人人不自保充謙慎無少懈念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固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即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廊坊等州節度使穆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冀兵二千屯滑州朝廷恐冀兵相誅為叛徙承元廊坊而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為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

李齊主留事帝謂充素為汴士悅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齊戰郭橋破之會李質斬齊遂入汴初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齊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俘掠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內光顏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貳者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齊所脅為兵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境令曰敢後者

斬由是內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諡
曰肅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乘機
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其家自
引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
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
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
事遺吾帥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李質者節士也始為
牙將及齊為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齊疽發于首委質

以兵遂禽芥終金吾將軍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
隙龍驤皆為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
並齒而腐可也臯弘雖陰慝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
年宜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考證

韋臯傳始臯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臯沒

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

臣酉

按舊書云臯重賦

歛以事月進致蜀土虛竭與新書所記殊不類然臯治蜀久功烈為西南最新書似得其實

張建封傳是時宦者主宮市建封乘間為帝言之帝頗

順聽○

臣酉

按舊書亦載此事于嘉納之下即記蘇

弁希旨上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較新書似詳備

若止如新書云云則似宮市竟因此而罷矣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考證